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詳解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學録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許　浚

尚書詳解卷二

宋 夏僎 撰

舜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孔子序書於堯典序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作堯典于舜典序言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考其文

意常若終始相因者蓋堯典終於四岳薦舜堯妻二女之事與舜歷試諸艱以受堯之禪文義相接故如此側微正義謂不在朝廷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以是觀之則舜在側微之中一匹夫耳而史記按世本帝王世系謂堯舜出黄帝則舜蓋帝之族姓也既為帝王之族姓不應謂之側微今書序言虞舜側微則知世本為附會之說而

孟子之言為可據矣舜典之書載徽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皆充歷試諸艱之事孔子作序將以包括一篇大意故言舜在側微而聰明之德堯每聞之雖聞之未知其實行故先既試以二女至此則又歷以諸艱試之蓋所以明舜典之所由作也然諸艱之下至于篇終比陟帝位治天下之事然序不及者舉其大畧也夫堯之于舜試以二女見其能釐降二女于嬀汭已知其正家矣能正家者必可以正天下

故至此歴試諸艱則又試以天下事也陳少南有言曰堯之得舜由于師錫而序篇乃以堯聞斷之則堯之得舜故不在師錫之後也人君苟無先見之明而惟左右近習之人是聽其輔於治也亦末矣司馬文公有言曰舜自修于畎畝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難也二説尤可取故特存之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温恭允

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此盖作史者總序舜之德也典謨之體皆如此如堯典之首言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大禹謨之首言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皐陶謨之首言若稽古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盖為此人作此書必先叙此人有此德體制自應如此也盖作書者之意謂我順理而考于上古得帝舜之行事而載于書書曰克有此文德之光華舜能重之協

合于帝堯而無異不惟能重華而已而且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之德濬深宏也哲睿知也文文章也明聰明也溫粹和也恭恭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凡此八者即玄德也玄幽遠之稱言舜有德而潛修于幽遠之處然舜之德雖韜藏于幽隱之中而實升聞於天朝故堯命以位使之攝行天子之事即下文所謂徽五典之屬也夫作史者先言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後言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則舜于

未發庸之前其光輝之德固已能重堯之華矣德既不約而契宜其雖處側微而堯獨聞而知之也由是觀之則堯之知舜非聞于言語物色之間也堯有是德而舜重之以心相知則若契券焉蓋有非耳之所能聞目之所能見者程氏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八者以形容其聖德如稱堯曰欽明文思安安稱文王曰徽柔懿恭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皆聖人之德美此論甚當王氏云堯言欽明文思為成德之序舜言

濬哲文明為修為之序此鑿說也林少頴皆以為堯舜之德此說殊可喜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故以慎徽五典接堯典帝曰欽哉之文而為一篇至孔氏纂壁中書始釐為二加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由是始為二篇正義謂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乃命

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大康之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求遺典始得之是舜典之書前此實以慎徽五典爲首也慎徽五典司徒之職也納于百揆舊庸熙載之任也賓于四門典領方岳諸侯之事四岳之職也納于大麓所謂薦之于天是也凡此蓋舜玄

德聲聞於堯堯將命之以位使之熏統衆職以驗其能否即上所謂歷試諸艱是也程氏謂五典克從無違教而後浸至於百揆之任禮待四方諸侯協和而後至于大麓之任其意蓋謂先使之徽五典五典從而後使之宅百揆百揆序而後使之賓四門四門穆而後使之納大麓殊不知上言乃命以位而繼以慎徽五典納于百揆等事則是堯既命以位則五典等事無所不統舜既熏統庶事則以之慎美五典之教

而五典克從無違教以之納於百揆而百揆時叙無違事以之賓迎諸侯於四門而四方諸侯來朝者莫不和穆以之納于大麓則雖烈風雷雨不至迷錯而害物是皆帝舜兼統庶事隨所施設各底成効初無浸至之理故唐孔氏曰舜既臣堯無所不統非五典克從之後方始納于百揆非百揆時叙之後方始賓于四門此說甚當按左傳文十八年載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

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則嚴五典宅百揆雖堯以是試舜舜實舉元凱以為之安得為試諸艱哉蓋將以天下授舜并以是數事付之以觀舜所以處之之術如何非欲舜一一躬親其事也舜之于此果能登庸衆賢分

治其事則舜所以處之者盖有道矣宜乎堯以天下授之也納于大麓說者不同孔氏謂納舜使大錄萬幾之政即百揆之職也前既納于百揆則此大麓有當為大錄萬幾說者又謂麓地名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堯既試舜以諸艱舜隨施試各底成功至此時俾之

陟帝位故命之曰格汝舜格來也言來汝舜堯呼舜來謂之曰來汝舜我常詢汝以天下之事與汝反覆辯論以考汝之言其措置當爾其成謀當爾今三年矣而汝向來所言皆以底行而可以立功則汝可謂能言而又能行矣汝其不可庸命以登天子之位乎底績即上徽五典宅百揆賓四門納大麓皆舜底行之實迹也堯即命舜陟帝位而舜乃辭不敢當故曰讓于德弗嗣王氏謂讓于德者遜于有德之人也弗

嗣者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沈氏謂舜以其德不能繼堯故辭讓不敢當二說皆通故兩存之正義曰居之駿臣必三年考績考既有功故使升帝位將禪之也夫鯀三考乃退此一考使升者何也鯀待三考冀其成功無成乃黜之緩刑之義舜既有成他無所待故一考即升且大聖之事不可以常法論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正義謂舜既讓而堯不許乃以堯禪之明年正月上

曰受堯終帝位之事于堯文祖之廟蓋堯爲天子于此事終而授與舜舜受之而不更始也王氏徒見此文不加舜字遂謂堯受終于文祖故李校書辨之謂信如王氏之說則下文言在璿璣玉衡之屬亦宜屬堯乎正月李校書謂歲之首爲之正月猶正貳之正蓋亦訓長王氏謂政事當歲易者妄也下文格文祖言月正者亦正月也特變文耳王氏謂舜避堯之子方其未踐位天下無政故此格文祖即月而後有政

故言月正亦鑿也上日謂朔日孔氏謂上旬之日曾

氏謂上辛上丁上戊之日類三說不同林少穎謂下

文言月正元日正月朔旦此則云上日亦宜是朔旦

蓋禹受命于神宗既用朔日則舜受終于文祖亦應

用朔日不應獨用上旬與上丁之類其曰上曰日者

特變文耳故唐孔氏謂月之始日謂之朔每月皆有

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其于一歲是上日

也但元日說者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之言謂元日

乃所擇吉日非朔日殊不知月朔謂之吉擇而用之亦謂之吉論語有吉月必朝服而朝則月朔亦有言吉者矣吾安知書所謂元日非月旦乎文祖堯之太祖也蘇氏謂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所從受天下者文宗授天下于人必告于我所從受之人則文祖實堯之祖也特不知所祖果何人耳按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即堯也神宗為堯則文祖可指為顓頊矣但去古既遠不可以

為必然之論故唐孔氏謂堯之文祖不可强實亦多
闕闕疑意李校書謂孔氏以文祖爲堯文德之祖以
藝祖爲即下文祖文祖又即藝祖也故知藝祖即文
祖此說甚當但神宗亦以爲文祖則有可論者蓋舜
受堯之天下於受終與告即政之事皆宜就堯之祖
廟至禹則受天下于舜矣則舜命當于舜之祖廟豈
宜亦就堯之祖廟哉故知神宗即有虞氏神宗之廟
所謂祖顓頊而宗堯者是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以璿爲璣玉衡以玉爲衡唐孔氏謂是天文之器漢世謂之渾天儀者是也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强以一人可以運轉故曰璣衡横簫長一尺孔徑一寸將考天象先懸璣于上運轉之以象天之運轉然後以衡從下望之以知星宿此璣衡之制也在察也七政日月五星唐孔氏謂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爲占七者各有異政故謂七政不若沈博

士謂君政得於下天文序于上自然之應故以政言之此說是也然七政在天躔度長短多寡不同然必謂之齊者曾氏謂步七政之軌度時數以轉璣窺衡而不差焉故曰齊其不齊者乃凌歷闘食盈縮犯守者也蓋璣衡所見皆時數軌度之當然不知璣衡則為異變此說是也沈存中謂熙寧中受詔典領歷官考察星辰以璣衡求極星從窺管候之凡三月極星常循窺管之中夜夜不差則窺管即玉衡也但璿璣

孔氏云美玉王氏云美珠二說不同後世渾儀既不用珠玉用銅為之則古之璣衡或以玉為之或綴珠其上皆不可得而知孔氏曰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此說不然夫舜既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矣乃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審已之當天與否使七政有愆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必不然也使其不審天心不符人望則不受之既已受之而方且察天心之當否豈理也哉然則舜受終必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者葢既攝帝位將廵狩方岳以考

制度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程氏云猶後世作文者言于是也葢舜攝位

既齊天文于是乃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而告以攝位之事類禋望徧唐孔氏謂皆祭

名也所謂類孔氏謂類以攝位事告故謂之類

蘇氏亦謂以事告非常禮肆師類造上帝注曰

六宗之祭不見于經諸儒皆意度之誠可疑晉張髦
為三昭三穆學者多從之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
有事于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于齊七
政之前而祭餘廟于類上帝之後邪以此推之則齊
七政之後所祭者天神非人鬼也孔安國曰六宗四
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
有之意其必有傳受非臆度也其神名壇位皆不可
以理推猶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以私意

所能損益哉春秋不郊猶三望分野之星與中國山川乃知古者郊祀天地必及于天地之閒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于上帝為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則曰燔柴於太壇況祭法謂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于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禜未可信也至望山川徧羣神林少穎則依孔氏傳而為之說曰山川為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至此

時而望祭之羣神為邱陵墳衍古之聖賢有功者亦皆祭之此亦本于祭法而為之說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收班瑞于羣后

輯之為言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瑞玉也舜既斂諸侯之五瑞而四方諸侯以舜居攝來朝賀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既月乃日覲四岳羣收然既月説者不同孔氏謂盡正月中乃日見四岳羣收林少頴以既月為二月劉敞則謂正月之明日乃二月朔陳少南

因謂之既盡也盡一月乃以是覲諸侯亦謂二月朔也三說不同此皆未盡余謂三說雖不同然孔氏徒見下文言二月東廵狩遂以既月為正月殊不知覲岳班瑞果在正月中則其文當與輯五瑞相接不應加既月乃二字蓋謂舜五載一廵狩於其當廵之歲故二月往東廵守五月南八月西十有一月朔則自歲二月以下乃作書者載舜廵狩之歲月本不與上連文不可泥此二月即以既月為正月也況上文言

三月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至輯五瑞而後言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而班瑞寶二月事也但少穎謂盡二月之日亦不可蓋覲岳班瑞應用許多日劉敞陳少南謂二月朔亦不可蓋舜攝位四方諸侯遠近不同故聞有先後而來賀必不能如他朝會同于一日余謂既月當為一旬乃日覲四岳羣牧為一旬蓋舜自正月受終繼而祭璣衡祭羣神輯五瑞行是數事月既盡矣乃于月盡之後日覲見四岳羣牧既

見羣牧乃還以其所輯之瑞班而還之使歸于國盖

此瑞本與舜居攝班還於諸侯若舜親授故為舜臣

所以與之正始也

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如五器卒乃復

歲二月東廵守二孔皆謂舜既班瑞於羣后即以其

歲二月東廵守省守土之諸侯此說不然盖上文覲

岳班瑞乃二月事前于既月解辨之詳矣覲岳班瑞既為二月事此則二月不應為當年二月事少頴以此二月加歲字于中乃歲之二月盖前一年羣后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守考制度于四岳此說雖順經文而經無明文又安知歲二月為明年之二月哉盖經但云歲二月未嘗言來歲之二月豈可直指此歲字為來歲乎余謂舜之居攝先既輯當次之班瑞自是之後必有一歲往巡狩四方故此直云歲二月東

巡守必是居攝之後于中有一歲二月巡東五月巡南八月巡西十一月巡北也岱宗唐孔氏謂岱之與泰其山有二名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也一曰岱宗其説以泰宗即泰山也舜既巡狩故先至東岳之下燔柴祭天以告至即燔柴祭告至乃望祭山川而秩者蓋有當祭而不祭者有不當祭而祭者與其品位之高下牲禮之厚薄莫不各有其序故山川不可不盡其秩序也舜既播柴告天望祭山川即于東岳

之下遂見東方之諸侯而與之考制度自協時月正日以下皆考制度之事也孔氏謂協時月正日合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蓋古者天子諸侯國皆有掌歷之官天子歷官主頒朔于諸侯若堯之命羲和四子是也諸侯則不得自為正乃受歷於天子還以天子之歷頒受其民故堯命羲和四子定律數既頒朔于諸侯矣至舜居攝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廵守而協之協之為言合也蓋以王朝

之正朔考而合之然時月言協而日言正者蓋時之差常起于日之不正故曰尤不可不正也時月日既協而正之則歷法定矣歷法既定然後律度衡量可考而知焉蓋度量衡生于律而律之十二又生乎歷之十二辰班孟堅律歷志云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成度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則律度量衡實本于歷矣律度量衡既本於歷則舜于巡狩之際欲同律度量衡所以必先協時月正

日與同之如何蓋考而校之使遠近内外均同如一也旣同律度量衡于是又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焉蓋禮隨時損益久而不修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廵狩之際所以修之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者廵防于四岳之下覲諸侯考正制度故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以其所執之玉帛生死以贄見于天子鄭𤣥謂贄之言致所執以自致也此說是也但孔氏以五帛連上修五禮之文唐

孔氏謂不言修者蒙上之修字此說不然夫禮固有因革損益謂之修可也五等諸侯執圭璧來朝不過正品秩而已何修之有張横渠以修五禮為一句今按周禮典命雖只云諸侯之適子未誓于天子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竊意孔氏亦有所據但不知出何書二生謂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謂士執雉是也鄭玄謂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不知其形雉取其守死而不

失其節恐或如此至林少穎則所謂贄之物量其貴賤輕重以寓其等差非有義理于其間王氏曲生義訓穿鑿之甚皆無取焉夫既云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又加五器卒乃復者蓋三帛二生一死天子受之惟五玉禮終則復還諸侯程氏謂諸侯尊而至重已覲復還其玉所以禮答列辟此說是也按聘義云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也此雖主于聘禮竊意朝禮亦然又按周禮司儀云諸公相見為賓還

圭如將幣之儀是圭璧皆還之也士相見禮大夫以下見國君之禮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贄曰臣皆不還其贄是三帛二生一死則不還也又按周禮膳夫云凡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鄭司農注云以羔鴈雉見者亦受以給王膳則三帛二生一死不還也明矣河南劉敞不深求其故乃謂五器為吉凶禮樂戎器陳少南和之乃謂如同也巡狩之時同吉凶禮樂戎器巡狩既畢乃自方岳反還蓋

謂廵狩既修五禮又修五玉又修三帛又修二生一死至此又同五器卒事乃復還此皆徒見前言五瑞又云五玉又云五器辭異如此遂生分別不足取也程氏謂五器即五瑞五瑞即五玉以其物言則曰玉以其寳言則曰瑞以其形言則曰器此說是矣

五月南廵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廵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廵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舜之巡守既以二月有事于岱宗岱宗禮畢因而南巡以五月至于南岳衡山其燔柴望秩山川以下皆如岱宗之禮南岳禮畢因而西巡以八月至于西岳華山其禮亦如初時西岳禮畢因而北巡而以十有一月至于北岳恒山其禮同于西岳之禮四方巡行其禮如一然必曰如岱禮如初如西禮者特作史者變文耳本無別義北岳禮畢然後復于京師格于文祖之廟其牲用特牛告于文祖以其歸之既至故曰

格春秋桓十有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左氏曰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則舜之格藝祖即此所謂飲至之禮也孔云云藝祖即文祖以文之與藝其義相同故知其必爾也朱博士曰天子廵守必順陰陽之氣以出入春東而夏南秋西而冬北又以地言之則自東徂南自南徂西自西徂北然後由此以入京師蓋理當然此說得之據此云廵北岳既畢然後歸格于藝祖用特則是一

歳周四岳然後歸也胡舍人疑之以謂計其地里恐不相及鄭𤣥乃以謂每岳禮畢而歸仲夏乃復更出夫一出而廵四岳胡舍人尚計以地里考其日程謂不能周萬五千里若廵一岳歸至仲月再出則一歳出入往來不啻數萬里此必無是禮也故孔氏有言曰四廵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若如鄭言當于每廵之下即言歸格後以如初包之何當北廵之後始言歸乎且若歸而復去計程不能周徧北

未必然也是說甚當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前既載舜巡狩四岳之事至此則又總結前言故言五載一巡守謂此巡守四岳之禮蓋五載而一行也羣后四朝說者不同孔氏謂羣后各朝于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胡舍人既疑其一載而不能巡守四岳遂以五載一巡守一年而東一年而南一年而西一年而北此羣后之所以四朝五年之中一歳息

焉二說皆不然蓋上文言肆覲東后而南西北覲禮
又皆如岱如初如西則巡守之際諸侯朝于方岳之
下上文已備言之不應于此又言諸侯朝于方岳之
下凡四處則孔氏之說所以不然者此也天子適諸
侯曰巡守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是諸侯未嘗不來
朝于京師今若胡氏謂四年巡四岳諸侯四朝方岳
則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之下而已未嘗朝京師必
無此理則胡氏之說不然矣惟鄭玄謂巡守之年諸

侯各朝于方岳其間四年則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此說得之葢唐虞分天下為五服其在畿内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臣朝夕見焉不特朝覲至于侯服當一年一朝綏服當二年一朝要服當三年一朝荒服當四年一朝四年朝畢則五載天子廵守若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方岳即此禮也但時有先後故禮有詳略則廵守來朝年歲不無久近之不同耳既言羣后四朝下又言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車服以庸者盖天子五載一廵守但協時月同律度脩五禮之類而已未暇黜陟也五載一廵守之後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京師則訪問之使陳其言既言矣則明試其言以考其功功之既著則庸以車服也庸與格則承之庸之之庸同盖言用之也采菽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此即車服以庸之事也而王氏乃以為民功之庸謂上之所用用民功為主此附會

之說也唐孔氏既以四朝為四朝方岳之下迹以敷奏以言以下亦巡守之所行其說謂諸侯四處來朝每朝之處舜使自說已之治政依其言明試之以要其功如其言則賜以車服余謂四朝既不依孔氏之所說則此說亦不可從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沈博士謂堯遭洪水天下分絕故舜始分為十二州禹平水土然後更別九州其說蓋謂肇十二州乃在

禹平水土之前反復考之沈氏於經初無明文可據彼徒見商詩言九圍商書言九有王制雜記商周之制亦稱九州而十二州之名未聞于夏商之時兼又周官職方爾雅亦只載九州遂謂十二州乃洪水前權宜分置禹既平水土乃復舊制為九州夏商承之故亦為九州殊不知舜居攝二十八載放殂落之後是時水平已久舜尚有咨十二牧之言安得為洪水之前舜分十二洪水之後禹復正而為九而不復為

十二𢧐蕪周官職方載九州有幽并而無徐梁爾雅載九州有幽營并而無梁青幽營并三州本皆舜時分置之州名若使洪水之前有此名洪水之後禹重正之使復于舊如禹所載則幽并營之名至禹平水土之後已無聞矣豈至商周而猶有存者余竊謂洪水之初禹别九州而治之既平之後舜乃分為十二故于九州之外别立幽并營三名夏商周承之故幽并營之名猶存然詩書職方爾雅只載九州者蓋舜

于平水土之後實分為十二至夏商時或有重合而為九或去徐梁而存幽并之名或去梁青而存幽營之號不可得而知惟唐孔氏按左傳宣三年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王位還置九州此說似乎有理故漢孔氏亦直謂禹治水後舜分冀州為并州幽州分青州為營州置十二州程氏林少頴皆依此說但唐孔氏謂禹貢治水通鯀為十三載則舜攝位元年治水功畢二年之後分十二州林少頴此說

甚合禹貢作十有二載乃同之說與孟子八年于外之說但少顈既有此說自信不篤及疑舜居攝次年則巡守朝諸侯考制度使洪水未平則此禮不可得而講觀此則治水功畢又當在居攝之前數說皆齟齬學者當闕之原少顈之意若謂如前之說治水功畢故在居攝數年之後今考之經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載舜歲二月東巡守之文是巡守近在居攝之二年矣巡守欲周行四方若時洪水猶未平舜如何

巡守今舜既以二年巡守則治水之治當先二年而畢由前說則功畢於數年之後由後說則功畢於二年之先故少頴以為齟齬不合學者當闕而不論余謂少頴前說極當後說乃考之未深論之未熟耳何以知之益典謨所載堯舜之事雖因其事之先後次第載之然實非一時事或近在一日或遠間數十載作史者因其先後而次第録之以成文理正不可聮為一時之事若堯典既載命羲和即及若時登庸即

及若予采即及鯀治水命舜禪位豈可聮為一時事謂充既命羲和即行下敎事哉今舜典前既載舜居攝之事次即載舜二月東廵守之文竊意舜之居攝既輯瑞為諸侯正始矣數歲之後洪水既平于其中間以歲之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廵守四岳又豈可聮為一時之事謂舜既居攝即以次年廵守遂以此疑治水功畢于舜居攝之前乎學者當精思也封十有二山濬川者洪水之後舜既分十二州又封殖十

二州之山與其川而深濬之封山所以禁採伐濬川所以除壅蔽恐其後為水害也孔氏乃以封訓大每州取山之殊大者以為一州之鎮按左傳云封豕長蛇則封可訓大矣但此封若訓大當言大十有二山其文不順故不若訓以封殖之封十二山諸儒皆以為十有二州各封一山之大者以為鎮亦不若凡十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川皆深濬之如禹貢九山刊旅謂九州之山皆刊木而旅祭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

皆疏滌其根源也山言十二而川不言者胡益之云川之交會非若山之可以州別故不言十二觀此說似有理故特存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又言舜明慎用刑之道也象以典刑漢孔氏以象

訓法蘇氏亦依其說唐孔氏遂引易繫辭云象者像此者也是象為放法故以象訓法謂各象其所犯程氏亦謂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刑而說文謂象刑為畫象之刑其說蓋出于大傳與漢帝之詔雖若相似然以象為畫象而解象以典刑之句其辭不順愚又荀子謂世俗之說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是不然以為治則人民莫觸罪非特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或觸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

莫大乎此惟薛氏云世俗謂畫衣冠異服章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歟歴考數説惟王氏之説為長王氏之説曰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刑象于象魏是也葢王者之法如江河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人使知所避苟不垂以示人使知所避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此舜所以象以典刑者葢示民以常刑之法使知所避也周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此即所謂象以典刑者也林少穎謂此象以典刑一句乃統說其事自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乃垂示典則之目也此說雖可喜然象以典刑為統說以流宥五刑以下為象刑之目則是舜刑時有流鞭扑贖數等無五刑正法按大禹謨舜美臯陶作士有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皆先言五刑而後言五流則此不應只說五流以下而不言五刑正法余謂象以典刑是舜

示民以常刑常刑即五刑也既言五刑故下言流宥五刑即是五流此說與帝舜之言合故此說以少頴為長流宥五刑漢孔氏謂流放之法宥五罪唐孔氏廣其說謂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例刑殺故完全其體流之遠方王氏諸儒皆同此說其說極當舜既以五流宥五刑之輕者至于官事不治其罪至輕又不應致以五刑五流之法亦不應宥而赦之者故舜又立鞭箠之法以

為治官之刑周禮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三百即鞭作官刑是也其有學校之間不勤學道者即扑之以為學道之刑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即扑作教刑是也然舜又謂人有過悮入罪罪涉疑似鞭之刑之宥之赦之皆所不可故又作贖刑是也但孔氏謂金為黄金唐孔氏謂安國以此金為黄金以呂刑其罰千鍰為黄鐵俱是贖罪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周官考工金之工七其所為者有銅

有鐵是銅鐵皆為金則此黄金呂刑黄鐵是皆今之銅也古之贖罪者皆用銅後始改用黄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此說亦有理舜垂刑象既立五刑五流鞭扑與金贖之法矣故于下文言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以見用上數等刑罰皆原其情而為輕重也漢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于罪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眚則縱肆寬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頴謂眚災者不幸而入于罪

戾其罪非已作或為人罣悞而入于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如此之人情在所恕逋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囚繫則赦之曾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謂之災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焉怙終賊刑漢孔氏謂怙姦自終當刑殺之程氏謂怙恃其惡與終固為非者殘害之以刑蘇氏謂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曾氏謂内怙財外怙寵謂之怙成而不肯改者謂之終怙終而有賊則刑之數家之説皆有可取

惟林少穎謂孔氏以賊刑為刑之殺豈有聖人用刑
所以賊人故引左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
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少
穎引此蓋謂左傳所言昏者墨者賊者即殺之其文
勢與怙終賊刑相似故其說謂怙乃怙恃其惡終乃
為惡而終不改賊乃賊害人者此三者情重故皆刑
之夫少穎解此既謂怙終賊刑三者情重當刑則上
眚災肆赦不當謂眚災者則肆緩而赦宥之亦當謂

眚者災者肆者三者情輕皆赦之蓋自己所悮爲謂之眚因人而致罪謂之災縱緩自怠於事不勤謂之肆三者情輕是舜所以赦之也鄙見如此更在學者精思去取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程氏謂史官既載舜制刑之法而重明舜之意曰舜之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言其敬慎哀矜之至也孔氏云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使敬憂欲得中以此爲舜言非也史官既言慎用刑於是又論誅四凶之罪以見其用

刑之當也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注以渾敦為驩兜窮奇為共工檮杌為鯀饕餮為三苗據此而言舜流四凶在歷試之初肇十二州封十二山濬川乃在禹平水土之後而作典者載前後之辭如此者蓋史官因言舜之明愼用刑遂援其誅四凶之事以為証非謂肇十二州而後誅四凶也唐孔氏亦云此四凶者徵用之初即流之居攝之後追論成功之狀故作書先敘典刑言舜重刑之

事而連引四罪驗其刑當之實此說得之但鄭氏徒見此經先言肇十二州而後言誅四凶以為治水既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之曰若待禹治水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而殛之是為用人之子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以致父之殛於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陥三千莫大之罪進退無據豈不迂哉唐孔氏亦謂流者移其居處若水之流然放者使之自治竄者投棄之名殛者誅責之稱俱是流徙異其述作之文體

耳此說得之但殛鯀羽山說者孔氏因太公有變北狄南蠻西戎東夷之說遂以幽州為北裔崇山為南裔三危為西裔羽山為東裔切意二公所以有此說者徒見左傳有投諸四裔之言遂分東西南北之異要之左傳所謂四裔亦猶言四處而已非有南北東西之異也况四凶之惡貫盈故投之遠惡之地其何以變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此必無之理也四凶不誅于堯世而誅于舜時紛紛之說多矣惟周恭叔謂四凶

皆有過人之才在堯之時朝廷清明臯陶稷契之徒相與彌縫無所肆其惡則堯雖欲誅之其可得乎況静言庸違方命圮族堯已知其惡非堯不能知也及一旦舜舉于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然後始有不平之心其罪已著舜雖欲不誅其可得乎四凶之惡其始也見用于堯其終也見罪于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容心于其間哉此說盡之既言誅四罪而繼以天下咸服蓋言罰有罪而天下心服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漢孔氏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年自正月上日至崩凡壽一百一十七歲唐孔氏按堯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求禪試舜共在一年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更加舜居攝二十八年合後舜三十在位之數是堯壽實一百一十六歲孔云一百一十七者悮也舜攝二十八載而堯崩不曰崩而曰殂落

漢孔氏謂即死也唐孔氏廣其說謂殂往也言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之落也故王氏諸儒從而為之說曰䰟氣歸于天故謂之殂體魄降于地故謂之落此說極當堯之盛德浹洽人心今既殂落百姓思之如失父母三年之間四海之內皆盡絕八音而不復作樂蓋思堯而不忍聞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即正月也元日即上日也舜前以正月上日受

終文祖乃是攝位未嘗即政令堯既崩三年喪畢故
以正月復至文祖之廟告已踐天子之位也前言正
月上日此言月正元日特史家變文耳初無别義王
氏乃謂即月而後有政故言正曾氏廣其說舜之中
國踐天子位之月格正以更一代之始建元以更一
君之始故言月正元日夫舜前雖受終天下乃堯之
天下故用堯之正元堯喪畢踐天子位于是月則始
用舜之正元也殊不知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故

王氏曾氏所以藉為曲說非通論也惟唐孔氏謂正訓長月正言月之最長即是正月上日日之最上元日即是上日且引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若孔云令月吉日又變言吉月令辰此說如何漢孔氏與諸儒皆謂此月正乃舜服喪三年既畢之正月按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孟子既言如此而此又承

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故知此月正即服堯喪畢之正月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即政之後詢謀于大臣求所以治天下之事也曾彦和謂于者往之之詞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詢于四岳者謂往就四岳特為謀于四岳而已若十二牧則咨誨之而已無所往故不言于余竊謂此所謂詢于四岳特為謀于四岳

而已下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乃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不必曲為之說惟唐孔氏解此言達而得理謂舜告廟既訖乃謀政治于四岳之官所謀者為闢四方之門使為已廣大仕路招置衆賢明四方之目使為已遠視四方達四方之聰使為已達聽于四方恐遠有所蔽塞故令為已悉聞見之此說甚善一說又謂天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君門萬里黼座九重不能徧知故舜即政之初首詢四岳使之闢四

門所以來此明四目者所以視此達四聰者所以聽此葢欲四方之情雖至遠常不越乎廉陛之下耳目之間焉此說亦然夫四方之來各由其門而入則門固以四言若耳目者特人君之兩耳目之聰明耳何言四目四聰哉葢人君端處一堂覽觀四方四方之情皆欲耳聞而目見故言四目四聰葢欲耳目之力常徧察四方故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

人靈夷率服

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舜前詢于四岳則巳詢之在內之臣矣此咨十有二牧則又及于在外之臣焉曰咨曰詢皆是訪問之意也夫天生聖人為之司牧則人君為天牧民也人君綿地千里而哥之州牧則牧守為君牧民也牧民之道以食為先言食哉維時欲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其時李校書謂書稱惟時亮天工惟時有苗

弗率皆以時訓是則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當以敬授民時之時者以句自此絕則訓自當異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孔氏謂安遠如安近鄭玄謂能猶如也安遠之國順如其近者蘇氏謂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王氏謂遠者柔之而已近者吾所治也故當能之曾彥和廣其說謂富之教之刑賞因革無所不能故曰能邇此數說皆費訓釋不若李校書之說為近

而易見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文能耐皆同字則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遠人修文德以來之所謂柔遠也至于邇人尤在所能忍以有濟昔人所謂弗擾獄市又言不如是何以為京師皆能邇之謂也詳考李氏之意蓋以能邇若世俗所謂忍耐得事況人之不能相容者皆謂之不相能能則實耐之意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諸儒皆謂有德者惇厚之元善者信任之益進德而用之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謂之任人謂

其包藏不可測知若婦人之妊娠焉謂之任難者過絕之使不得進皆退不肖而遠之也此說雖善未若毛李中謂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誠能于有德者惇之元善者允之是非取舍足以服羣小人之心人君雖未嘗求遠而斥之彼自不敢進此惇德允元乃是難任人之道此說極善自食哉惟時至而難任人是數者誠能行之則内治舉矣内治舉則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胡益之謂蠻夷以身率之則服此說誤

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曁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即政而稱帝此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屬之堯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以屬舜也故于此特稱舜曰以別之林少頴謂書之所載些爲謹嚴蓋懼其涉于

疑似有以啓後世異同之論也舜既即政咨于四岳將求其可以宅百揆者故咨以有能奮庸熈帝之載使宅百揆其意蓋謂百揆之職其任至重所以亮采者在是所以惠疇者在是非已試之効不可居其職故舜必欲求能奮起其功廣堯之事者然使之宅之以當堯之時能奮功廣事則已有成効可驗故用之則無不稱其職薛氏乃謂帝載猶云王事殊不知帝載自他人言之則可謂之王事自舜言之則不應自

指其事而謂之帝事則帝載寔堯事也亮采惠疇亮

蓋如弼亮之亮寅亮之亮疇蓋如九疇之疇疇之為

言類也謂居百揆之職也於弼亮朝廷之事皆當各

順其類而不至于倒行逆施也孔氏乃以疇為誰謂

舜求人居百揆之官咨于四岳謂信能立其功順其

事者誰歟以亮采惠為一句以疇為一句文勢不順

王氏以亮采為明其事惠疇為順其疇衆其意以疇

為百官之疇衆夫以疇為百官之疇衆則不當言惠

惠之為言順也百官當稟命于百揆豈有以百揆之
尊而反順于百官之衆于理不通皆不可取唐孔氏
按國語云有崇伯鯀賈逵云崇國名伯爵也以伯禹
必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以受其伯爵故稱伯
禹恐有此理四岳既採衆議薦禹舜于是俞而然其
舉且稱美禹曰汝平水土實有成績令居是職可不
勉哉故曰惟是懋哉舜既命禹使居是任禹則稽首
而拜讓于稷契臯陶益推賢遜能之事也稽首首至

地也唐孔氏謂拜稽首蓋謂拜而稽首也稷官名也契皐陶皆稱名而稷稱官者唐孔氏謂出自禹意不必注義其說是也禹既讓于稷契皐陶舜則俞而然之直曰汝往哉益謂所讓之賢非不當才皆已各有職任汝不可不往下文言汝后稷播時百穀汝作司徒汝作士皆因禹之讓稱美前功以見其各有職任禹不可固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命九官或讓或不讓學者多疑之沈博士謂舜命九官有知其人而命之者有咨于衆而命之者已知其人則不復咨于衆而受其任者亦不辭咨于衆而得人雖任之無疑而受任者必辭遜而居職所謂濟濟相遜也此說雖有理不若唐孔氏為有據孔氏謂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故林少頴特從其說且按孟子洪水横流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契為

司徒是皆在舜未即位之前分列于九官之次者特為禹既讓之三人舜不之許姑稱述其功而申儆之禹且以見其各有職任無可遷者也由少穎此說以考之則因讓是効遂云益稷脫文重出于此余謂夔龍之命乃因伯夷之讓而重述其功夔亦因贊其所職之効正不可指為脫簡也棄稷之名也蓋其生棄之隘巷寒冰平林故以棄為名也禹既讓之故舜稱其名而美其功曰洪水未平黎民之艱阻而在于饑

飢者惟汝居稷官教民數播百穀則汝功誠可嘉也蓋禹既讓之舜不從故稱其功以慰后稷之心也穀品雖多未應有百言百穀者以穀品荏粟麻麥與大秬秠穈芑之類其種非一故取數多以百言之稷為五穀之長故主穀之官以稷名之謂之后稷者官實名稷特以棄居稷官雖在朝為公卿亦分土祚氏為諸侯尊而君之故尊為后稷如呂刑稱其三后夔稱后夔皆尊而君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此亦因禹讓稱美前功而申命之也五品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五者各有尊卑品秩故謂之五品因其品秩而教之故謂之五教即父子教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者也要之品乃自然之秩教乃因其秩而施其教也左傳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為五典不若孟子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為五典足以盡人倫之道舜之意謂往

者教化不明百姓不相親睦五者尊卑品秩之序皆不遜順吾既已受命汝作司徒以掌是事則汝往乃職可不敬敷五典之教以教之乎然雖教之又須寬以居之不可急廹陳少南謂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蘇氏謂敷此五教以敬為本以寬濟之以敬為主者臣之道之之謂濟之以寛者使自得之之謂二說雖美惟少頴之說為詳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

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亦因禹讓稱述前功以申警之也按孟子之言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稷播百穀契敷五教雖無用臯陶之文然下繼以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則臯陶亦與稷契同時登庸也以此推之可以知臯陶前此已為士師久矣王氏見此蠻夷猾夏之言遂謂是周大司馬之官當舜之時以士師兼之其意蓋謂蠻夷猾夏非刑可制必加以兵故謂

臯陶實兼掌兵刑之任諸儒和之以謂唐虞兵刑之官合而為一成周分而為二殊不知此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特云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未嘗有兵也惟後誅三苗之兵而禹掌之未嘗用臯陶則謂臯陶兼掌兵刑之任其說非也然而此必先言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者胡益之謂天下本無事蠻夏內侵人民離散常法一壞則寇賊姦宄因而生焉其意蓋謂前此蠻亂中國中國之人因此而肆為攻刼

之寇殺人之賊在內之姦在外之宄故命皐陶作士以治此寇賊姦宄之人而主意初不在蠻夷猾夏林少穎衆其說不得乃謂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雜居如揚州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之類則猾夏者蓋此輩此亦牽合之說也唐孔氏謂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唐堯之聖協和萬邦不應末年頓至于此蓋少有其事辭頗增甚歸功於人作與奪之勢耳此說有

理士理官也鄭玄謂士察也主察刑獄之事故謂之士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有服服其罪也吕刑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五刑謂五流不忍加誅制為五等流法以宥之也有宅者居其所之謂也蓋臯陶作士於五刑則原其輕重而服其罪而所服則有三就焉于五流則亦原其輕重而宅其地而所宅則有三居焉三就者孔氏謂行刑當就三處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此說甚善蓋五刑所服

其罪各有輕重五流所居其流各有遠近其說可以該五刑此王氏為長惟明克允者蓋五刑五流其用各有輕重遠近惟明足以有察則能原人之情而定其罪故或刑之或流之斯能允當也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一言曰寬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在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於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于是又求其可為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馬鄭氏曰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唐虞以上謂之共工此說恐未盡唐虞雖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而薦之也垂有創物之巧精于制器所謂垂之竹矢是也汝共工謂使汝居是官猶汝后稷播時百穀意孔氏見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執事則與堯典所稱者異文無

是理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按孟子禹平水土之初舜命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則益掌山澤亦已久矣至此又命之者蓋洪水未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雖欲施功有不可得故先禹而命益使焚山澤以除草木之障塞禽獸之逼人今洪水既平舜將求人若上下草木鳥獸故朝臣以

其前曾焚山澤能知鳥獸草木之異故共薦于舜使作虞官也若之為言謂順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此所謂若上下草木鳥獸其事與烈山澤而焚者不同故知此命與前命實不同不可泥孟子而疑此也唐孔氏謂此官以虞為名言朕虞者猶言作我虞耳朕非官名然則官名為虞者豈非欲其度禽獸草木之宜而若之乎若草木鳥獸而言上下草木鳥獸先儒以上為

山以下為澤猶言若山澤間所生草木鳥獸爾要之草木鳥獸或上而生于山或下而生于澤則謂上下為山澤亦有理也但益所讓朱虎熊羆孔氏以為二人據左傳謂高辛氏有才子伯虎仲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朱傅士云殳斨伯與三人也故云曁以别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曁此言為善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

俞往欽哉

禮之品有五吉凶軍賓嘉是也五者其別有三十六周官大宗伯備言之是典禮之官於此五者無所不掌今舜欲求典禮之官乃使之典三禮孔氏謂三禮為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則此三禮特五禮所謂吉禮而已然巡守尚脩五禮不應此獨典三禮林少穎謂典禮之職于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然實以郊廟祭祀為主故但云典三禮蓋人君盡孝敬以祀

天地祖宗則民歸厚此實禮之本也此說甚善舜既咨四岳欲求典禮之官故四岳採衆臣之議同辭以伯夷為薦說者謂舜命九官惟宅百揆典三禮言咨四岳盖重其事故必咨于大臣一說又謂禹伯夷而咨四岳而得薦之之辭皆言僉曰垂益雖不言咨四岳而薦之之辭亦以僉曰為言往往當時亦必詢于四岳經不言者盖史官經緯其語以成文理使上下文勢互相發明二說皆近似故特存之四岳既薦伯

夷故舜乃俞而然其所薦且咨伯夷曰汝伯其為我作秩宗以典禮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蓋宗如宗主之宗故先王之制一族之內以長子主祭祀則謂之宗子記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則長子之謂宗子者以其為祭祀之主故謂之宗子然則典禮之官謂之秩宗者豈非以天秩之禮而彼實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都宗之禮者謂之都宗人家宗人亦此意也舜既咨伯夷使作秩宗于是戒之

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蓋寅也直也清也三者皆所以事郊廟交于鬼神之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汚伯夷誠能夙夜畫此三者則神必感之矣一說謂戒伯夷曰汝典禮之官誠能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于事神之道肅清而神無不格此說亦通舜既知伯夷可用而戒飭之言又精切如此伯夷乃因讓于夔龍宜舜所以不許其讓而戒以往欽哉者蓋欲其往敬乃司也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亦因伯夷之讓前所掌故舜稱而申戒之也說者多謂前稱稷契臯陶皆直言汝作司徒汝作士未嘗言命典樂命汝作納言則夔乃因伯夷之讓而任用之不可謂二臣前已任用至此特申戒之也殊不知新命之臣未嘗不讓若此二臣亦為新命則何獨不

讓况舜一命夔夔即應聲言百獸率舞若二臣果新
命何為一旦能致如此之功効哉此必不然也胄子
者胄之為言胤也胤之為言嗣也繼父世者為長子
胄子即長子也即王制所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太
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是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
之法舜戒夔以教胄子之法皆所以發揚宣導使因
其和聲作其和心心和則于道必超然獨得故也大
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與道諷誦言語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即教以樂德也自詩言志至律和聲即教以樂語也葢人之氣質直者常勁正而不溫和寛者常緩怠而不莊栗莊栗即恭謹之謂也剛強者常失于苛虐簡易者常失于傲慢皆失之一偏不合于中和之理故教者因其直則教以溫因其寛則教以栗因其剛而教以無虐因其簡而教以無傲皆使之于中和不蹈一偏之失此所謂教以樂德也既教以樂德則氣質全矣氣質全

然後可教以樂語而發越其良心自詩言志以下皆是也詩如今三百篇之類古亦有詩謂之詩言志者蓋使之諷誦其詩即詩以稱述其所志也既以詩言其所志則情動于中而言有不足以盡其志者故欲使之即是詩而歌之所以永其所言即所謂言之不足故詠歌之非于詩之外又有所謂歌也既歌以永言則發揚蹈厲已極其所欲言矣故又以其所永之言依之于宮商角徵羽之五聲言與聲既協由是播

原書卷次訛誤

之于十二律以和之使前所言所歌常寓于聲律之間一聞聲律則向所言所歌雖愈久而常不越于耳目之近教之至此則邪心蕩盡良心日生教人之道復有妙于此者乎舜既以是戒夔然又恐夔教之不力故又教之以樂教之能至于此則八音諧和疾徐高下各有倫類無相侵奪幽而神明而人且和矣況胄子哉鄭孔氏謂帝言此者命夔使勉之此說是也一說又謂直而溫至簡而無傲為教人之道且引孔

子曰吾無隱乎爾是教人者欲其直詩曰載色載笑是教人者欲其寛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是教人者欲其剛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是教人者欲其簡夔將以樂教冑子必在我者有是德然後可以用樂自詩言志以下所謂以樂教人也故有是德然後用樂則樂之和且可以感神人況冑子乎儻無德以爲之本而徒用樂以爲之文則所用樂者不過聲音節奏之閒而已何以教冑子哉是故大司樂之教國子亦必

以德為之本而後以六樂為之文者正此意也此說不若前說為長然恭之命伯夷典禮既言咨伯汝作秩宗于下即言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皆言典禮之官其德當如此則此言命汝典樂教冑子于下即言直而溫至簡而無傲者是亦教人者其德當如此以此推之故知後一說于經亦通故併存之舜既命夔典樂教冑子夔即對以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說者皆疑之謂舜方命以職不應遽有是效皆指為益稷

脫簡重見于此余謂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學者大患况舜命九官其不襲者考之孟子皆是前此用之已久至此特因其相遜重述其所掌以申警之故自稷契以下皆不讓不讓者既為舊有職任則夔之典樂葢已久矣舞獸之效正不可疑其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唐孔氏謂夔言此者以舜戒以神人以和欲使勉力乃答之以百獸率舞言此帝德以及鳥獸此說幾是然唐孔氏以此明夔所以言此之意則

善但所以解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言則未詳惟王氏之徒謂堂上之樂以象宗廟朝廷之治堂下之樂以象鳥獸萬物之治石者堂上之樂也夔言擊石拊石以象宗廟朝廷之治鳥獸不待堂下之樂固已率舞以此見舜功化之敏樂之形容有所不逮也堂上之樂非止于石特曰擊石拊石者蓋八音惟石難諧擊石則餘不足道也詩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以此知樂之和由石聲而依之也夫

石一也或言擊或言拊唐孔氏謂擊是大擊拊是小擊言其輕重各有法也於字釋文無音當如字作一句連讀而曾彦和林少頴諸公皆云此當為嘆而自作一句讀為烏字如堯典言僉曰於鯀哉之於同此說亦通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此亦因伯夷之讓稱其所掌而申戒也堲嫉也史記

言畏忌讒說則聖為嫉可知讒說邪說也殄行孔氏謂舜嫉讒說能殄絕君子之行不若陳少南殄絕也說異卓絕之行使人不可跂及者是之謂殄行讒說殄行是二事皆足以恐動人之耳目使人厭常而好怪背正而趨邪有害于治故舜嫉之嫉其能震動驚恐我衆民也夫說讒殄行舜旣嫉之嫉之而不以嚴刑峻法禁約之誅斥之而乃命龍作納言之官使之出入上下之言者何哉蓋讒說殄行所以能恐動衆

聽者特上之志意不宣于下則君之向背民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曰以鼓惑其觀聽下之志意不達于上則民之向背君不得而知故讒說殄行而君無自而察惟納言之官受上言而宣于下使民皆知君之所向在此莫不惟君是從受下言而達于上使君皆知民之所向在此又以觀其芋與不芋如是則上下之情交孚讒說殄行不攻而自破又加必驟加以刑哉然既言夙夜出納又言朕命惟允者蓋舜之意謂

讒說殄行惑人之甚雖命龍堲其獘又恐龍于出納之際或以邪為正或以偽為真不能自知故又敎之朕命惟允欲其出納之際惟取信以君命其合于君命者乃正言正行不合于君命者乃邪說殄行也如是則出納之際知如是而為讒說如是而為殄行有所不堲堲之無不中其獘矣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前既詢四岳咨十二牧命九官至此又總而勑之故言汝二十二人則所謂二十二人者㕘四岳一人加十二牧為十三人又加九官是為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孔氏以四岳為四人故謂二十有二人乃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皐陶皆申命故不戒飭此說不然矣夫稷契皐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哉四岳十二牧猶申戒之何獨遺于稷契

至林少頴亦以四岳為四人知孔氏説不通又曲説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舜時咨二十二人者蓋當時或有兼居岳牧之任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故言二十二人也凡此皆不可用人君代天理物故百官之事莫非天工四岳九官十二牧實人君使之亮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如弼亮四世之亮謂欲以輔相天工其事甚重非簡忽所可能故舜必戒以欽哉惟時亮天工蓋欲其以欽敬為心

惟以是欽敬之心輔相天工也一說又以時如百工惟時之時謂百工之事各因時赴功故戒以欽哉惟當因時以亮天工此說雖通然史記載此言直云惟時是相天事則不若從前說為可據舜既飭之使亮天工然又恐其行之或不力故既言吾三載考爾之功以觀爾職之稱否繼而至于三考九年則勤者功既久而必成怠者時既久亦可以知其無績吾于是升陟其明黜退其幽而加誅賞焉如此則庶績壽

不廣汝可不勉哉此正舜欲其各勉乃事故預要其効以勸之也唐孔氏疑庶績咸熈非舜語乃謂自三載考績以下乃史述舜事實非舜語其說蓋謂舜命羣臣之後經三年乃考其功績經三考則黜陟幽明羣臣懼黜思升各敬其事故得衆功皆廣殊不知詳味此文實舜語豈可謂舜止言欽哉惟時亮天工不應于此曰庶績咸熈胡不觀堯典既分命申命羲和繼文總而申戒之亦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熈文勢畧相似豈可謂彼謂堯語此非舜語哉學者詳味之其理自見分北三苗此句不與上文相連不可與為之說只是舜既咨二十二人之後繼而分北三苗故作史者因而録之于下爾三苗之君前已竄于三危然未滅其國至是猶怙惡不悛舜恐其同惡相濟終或召亂故分北如成周之商頑民善者則表厥宅里惡者則殊厥井疆此所謂分北也唐孔氏云分謂别北謂背此説得之鄭氏謂三苗即

所竄于三苗者既竄而復不從化故分北之誤矣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丕叙矣不應于此復為亂故當從前說為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居側微三十年然後堯徵用之歷試三年然後居攝居攝二十八年堯崩終喪三年然後踐天子位則舜踐位乃年六十二今此言舜三十徵庸又三十在

位則是在位始年六十不同者何也蓋舜在位實年六十二但作文之體上既言三十徵庸下又言五十載乃死不應于此言三十二在位故取其句讀而舉其全數以三十言之則詩三百十一篇孔子特言詩三百不言十一篇者亦以下語之法以便為貴故舉其大数便于句讀而已一說謂歷試三年在二十八年之中更加居喪三年是舜徵用三十年在位也此說亦通舜宅帝位三十三年然後薦禹薦禹十七年

然後舜崩是故既踐位後五十載乃死孔氏以陟方乃死謂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其說本於檀弓有舜葬蒼梧之野一句然孟子言舜生諸馮卒于鳴條則死于蒼梧其說不可信矣况揆以理有大不可者至實為舜升遐而死也故成王升遐書亦曰維新陟王但諱遐之亦知孔氏升道南方之說為不然而以陟方為升遐至乃死則謂作書者以此釋陟方義其意以謂上既言升遐不應于此又言乃

死非下語之法殊不知楊子亦言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此文勢相同安可以語法為疑而曲生意義哉林少穎此說正出于此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此之書之序也唐孔氏謂安國以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其經亡者則以序附于本篇之末故此序在此林少穎謂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得而强通漢孔氏乃謂舜釐治

下土之諸侯各設其官使居其方又為民別其姓族之生分其類使相從故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凡十一篇汨治也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稾勞也飫賜也此皆順序文而為之說未必得書之意故唐孔氏亦謂凡此三篇之序既不見其經暗射難以考中孔氏為傳特順其文而為之爾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河南劉敞為九共當作九丱丱即八索九丱者是也古文丱字與共字相似安國為隷古定不知丱

字誤以為共遂肆意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况職方一官出于周公孔子未嘗刪述何云述職方以除九邱又此序言方設居方别生分類故知九共當作九邱篇言一州故云九篇敵之說若自有理然書既亡矣無從可據姑亦從之未敢信然也

尚書詳解卷二